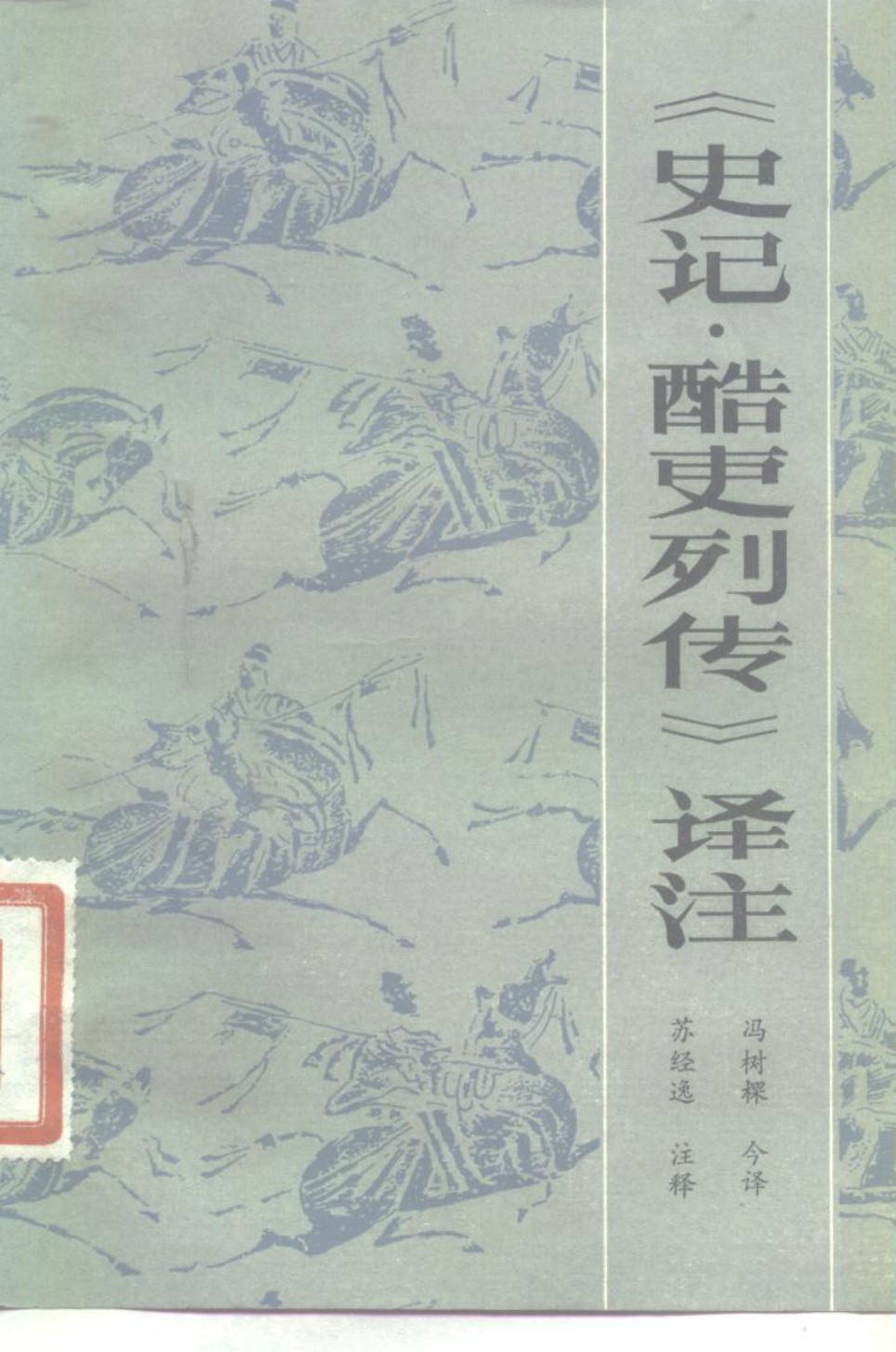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译注

冯树棹 今译

苏经逸 注释

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译注

冯树櫟 今译

苏经逸 注释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译注

冯树模 今译 苏经逸 注释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61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67·1 定价：0.30 元

印数：00001—15000册

出版说明

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选自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一书。酷吏，顾名思义，即办事严峻酷烈的官吏。酷吏一词，即源于《史记》。此后史家沿相引用，成为官吏的一种人物类型。有的史家并为作传，如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都有酷吏列传。

酷吏，并非都是贬义，更不能同坏人划等号。在司马迁笔下的酷吏，是区别对待，有褒有贬，赏罚分明的。他对于公正廉明，勇于维护法纪和社会安定，法不避权贵的酷吏，基本上是赞扬和肯定的，同时也批评了他们那种一味追求量刑严酷，而不能宽严相济的缺陷；而对于那些或则阿谀奉迎，目无法纪，或则嗜杀成性，草菅人命的酷吏，则痛予鞭挞，或嗤之以鼻。

酷吏，无疑是一种历史现象，是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。西汉的酷吏，主要是汉武帝常年用兵、民穷财尽而不得不诉诸刑罚以维持其统治的需要，是汉武帝暴力统治的执行者。司马迁多次说到对于酷吏“上以为能”，意思就是他们是受到汉武帝的支持和鼓励的。所以，《史记》中十个酷吏，有九个是产生在武帝统治时期，而在史称“文景之治”的太平盛世，只有郅都一人，而且是一个被基本肯定的

人物。

现仅将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作为历史常识读物，略加注释，并做了今译，以供从事政法公安工作的同志们参考。

孔子曰^①：“导之以政^②，齐之以刑^③，民免而无耻^④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^⑤，有耻且格^⑥。”老氏称^⑦：“上德不德^⑧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^⑨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^⑩，盗贼多有^⑪。”太史公曰^⑫：信哉是言也！法令者，治之具^⑬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^⑭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^⑮，然奸伪萌起^⑯，其极也^⑰，上下相遁^⑱，至于不振^⑲。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^⑳，非武健严酷^㉑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^㉒！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^㉓。故曰：“听讼^㉔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^㉕！”“下士闻道大笑之^㉖。”非虚言也^㉗。汉兴^㉘，破觚而为圜^㉙，斲雕而为朴^㉚，网漏于吞舟之鱼^㉛，而吏治烝烝^㉜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定^㉝。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^㉞。

注释：

①孔子——名丘字仲尼，周代春秋时鲁国人。曾在鲁做过司寇，

但不久便去职。随后周游列国，皆因政治主张不合时宜而未被重用，于是删诗书、定礼乐、修《春秋》，教授生徒，成为一个大教育家。他的学说，逐渐成为一个学派，是为儒家。

②导——先导；疏导；引导。按《论语·为政》作“道”。道，同“导”。

政——政令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：“掌建邦之官刑，以治王宫之政令。”孙诒让正义：“凡施行为政，布告为令。”

③齐——整治。《荀子·富国》：“正法以齐官。”杨倞注：“齐，整也。”

④免——苟免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临难毋苟免。”耻——羞愧之心。《书·说命下》：“其心愧耻，若挹于市。”

⑤礼——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。

⑥格——来；至。《书·舜典》：“格，汝舜。”以上六句引自《论语·为政》。

⑦老氏——姓李名耳，字伯阳。也称老聃。做过周朝守藏室的小官，是道家的创始人。

⑧上德——至德；道德极为高尚的人。不德——美德不表现在表面上。

⑨下德——道德低下的人。不失德——自以为有恩德于人而面有德色。

⑩滋章——条款加多。滋，增益；加多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：“其虐滋甚。”章，条款。

⑪多有——多起来了。以上六句引自《道德经·三十八章》。

⑫太史公——作者司马迁自称。因为司马迁为太史令，掌天文及国史，其职尊贵，与三公等同，所以称太史公。

⑬治之具——治理国家的工具。

⑭制治——控制政治。清浊——治世和乱世。清，清世；太平之世，即治世。浊，浊世；浑浊之世，即乱世。《楚辞·七谏·怨世》：“处溷渥之浊世兮，今安所达乎吾志。”源——根源；根本。

⑮昔——过去，指秦朝。网——法网，指刑法。尝——曾经。密——精到；细致。

⑯奸伪——作奸犯科及邪恶诈伪。

⑰极——最高的地位。

⑱上下相遁——上下相回避，吏避于君，民避于吏，相互以虚文逃避法律制裁。遁，回避。

⑲不振——不救；振——救。

⑳吏治——官吏治事的政绩。扬沸——扬汤止沸。比喻暂时解救急难，也比喻办法不彻底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㉑武健——勇猛刚强。

㉒恶(wū)——何；怎么。偷(tōu)；通“偷”，苟且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：“则民不偷。”快——快意；痛快。

㉓溺其职——犹言失职。职，执掌；主管。《书·泰誓》：“亦职有利哉。”蔡沈集传：“职，主也。”

㉔听讼——判断案件。

㉕必也使无讼乎——孔子的意思认为必须立政施德，使民知礼让，这样便不会发生诉讼了。

㉖下士——下等士人。道——古代唯心主义者所谓的宇宙的精神的本质。老子说过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……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“下士”句引自《道德经·四十一章》。

㉗虚言——假话。

㉘汉——朝代名。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，后来又打败项羽，在公

元前202年称帝，国号汉，建都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，历史上称为西汉或前汉。

⑲破觚（gū孤）而为圜（yuán员）——比喻社会变革。觚，有棱角的器物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子曰：‘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’”由于孔丘时的觚已失去棱角，所以孔丘说：“觚不象觚，还算觚吗！还算觚吗！”以此为喻，发泄他对当时社会变革的不满情绪。圜，同“圆”，圆通。通达事理。

⑳斲（zhuó酌）雕而为朴——比喻砍掉繁琐苛刻的法律条文而使政令简朴。斲，同“斫”。本义为大锄。引申为砍、斩及废除。《书·泰誓下》：“斲朝涉之胫。”雕，指法律条文雕琢修饰。

㉑吞舟之鱼——语见《庄子·庚桑楚》。后因以称大鱼。网漏吞舟，比喻刑罚不严。

㉒烝（zhēng征）烝——淳厚貌；美盛貌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烝烝皇皇，不吴不扬。”毛传：“烝烝，厚也；皇皇，美也。”郑玄笺：“烝烝，犹进也。”

㉓黎民——众民。艾（yì义）定，同“义定”。谓太平无事。

㉔在彼不在此——彼，指德治，立政施德。此，指严刑峻法。谓治理国家在立政施德而不在严刑峻法。

译文：

孔子说：“用政令来训导人，用刑罚来整治人，人们只求幸免犯罪，并不觉得做坏事可耻；如果用道德来开导人，用礼义来规范人，人们不但耻于作恶，而且人心归服。”老子说：“道德高尚的人，并不把美德表露于外，这才是真正

有德行；道德低下的人，处处表现自己有德，这说明并不真正有德行。法令繁杂，盗贼滋长。”太史公说：这些话说得多么对呀！法令是治理的工具，并不是决定政治好坏的根本。秦始皇时代的法令是何等严密啊，然而作奸犯科之风滋生，发展到顶点，上下相互回避，而至于不可振救。那个时候，官吏办事就象抱着柴薪去救火，提着开水去止沸一样，只能应付差事，而无济于事。如果不是靠勇猛刚强和刑罚严酷，怎能尽其职守而苟且偷安于一时呢！当时主张德治的人，已经失去他们说教的场所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判断案件，我也是一个凡人，一定要使民知礼让，才可以没有诉讼呢！”老子说：“下等人士，一听说‘道’就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起来。”这些都不是假话。

汉朝兴起以后，就象把方形改为圆形一样，革除了秦朝刑罚严酷的弊政，使法令简易可行，法网之宽疏，几乎可以漏掉吞舟的大鱼，然而由于官吏办事纯正，不搞违法行为，所以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由此可见，治理国家在德治，不在刑罚严酷。

高后时^①，酷吏独有侯封^②，刻轹宗室^③，侵辱功臣^④。吕氏已败^⑤，遂夷侯封之家^⑥。孝景时^⑦，鼂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^⑧，而七国之乱^⑨，发怒于错^⑩，错卒以被戮^⑪。其后有郅都、宁成之属^⑫。

注释：

①高后——汉高祖之后，姓吕名雉。生惠帝，惠帝崩，她取后宫子为帝，临朝称制凡八年。

②酷吏——滥用刑罚的官吏。侯封——汉初酷吏，依吕氏，欺凌宗室，侮辱功臣，吕氏败，被夷族。

③刻剥（lì）——刻意欺凌。刻，刻意，极意，用尽心思。剥，欺凌。宗室——皇族。

④侮辱——侵逼污辱。

⑤吕氏——指梁王吕产、赵王吕禄、燕王吕通及赘其侯吕更始、俞侯吕他等诸吕，当高后当权时，背高祖之约，分封吕氏为王，使居南北军，掌握大权。后高后崩，周勃、陈平等族诛诸吕。

⑥夷——锄除；削平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“是以人夷其宗庙。”

⑦孝景——汉景帝刘启，汉文帝之子，节俭爱民，有文帝之风。惟天姿刻薄，用晁错计招致七国之乱，又戮晁错，后逼死周亚夫等，不无失德。在位十六年。

⑧晁错——即晁错。汉颍川人。学申商刑名，文帝时为太子家令，以善辩，人称“智囊”。景帝即位，受到重用。他主张削减诸侯封地以尊京师，吴楚七国遂反，借口“清君侧”以诛晁错。结果宣帝用了袁盎之策，将他骗至东市斩首。刻深——苛刻严峻。术——手段；策略。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：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生杀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”资——资质。人的天资、禀赋。

⑨七国之乱——指吴、楚、赵、胶西、胶东、菑川、济南七国，因削藩而借口诛晁错的武装叛乱。

⑩怒——生气，着恼。《诗·邶风·柏舟》：“薄言往诉，逢彼之怒。”

⑪卒——终于。戮(lù)——杀。《左传哀公二年》：“若其有罪，绞缢以戮。”

⑫属——类。

译文：

吕后掌权时期，滥用刑罚的官吏只有一个侯封，他刻意欺凌汉家宗室，侵辱有功之臣。吕氏失败后，侯封被灭族。孝景帝时，晁错用法苛刻严峻，有胆略，有才华，七国诸侯举兵叛乱，归罪晁错，错终于被杀。在这之后，出现了郅都、宁成一类人物。

郅都者，杨人也①。以郎事孝文帝②。孝景时，都为中郎将③，敢直谏④，面折大臣于朝⑤。尝从入上林⑥，贾姬如厕⑦，野彘卒入厕⑧，上目都⑨，都不行。上欲自持兵救贾姬⑩，都伏上前曰：“亡一姬复一姬进⑪，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⑫？陛下纵自轻⑬，奈宗庙太后何⑭！”上还，彘亦去。太后闻之，赐都金百斤，由此重郅都。

注释：

①杨——杨县。汉属河东郡，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。

②郎——官名。秦汉时郎官，是担任宫廷宿卫。孝文帝——汉高祖中子，名恒，初封代王。周勃平诸吕，迎立之。仁慈恭俭，善政多端，专务以德化民。在位二十三年。

③中郎将——官名，秦时设置中郎，汉代沿袭。掌宫廷的宿卫，属郎中令，分三署，称五官、左、右，置将领之，称为中郎将。

④直——坦率。谏——向皇帝直言规劝，使其改正错误。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：“保氏掌谏王恶。”

⑤面折——当面指摘人的过失。

⑥上林苑——畜养禽兽及种植林木的地方，为皇帝游玩和打猎的风景园林区。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。

⑦如厕——往厕所去。如，往；去。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：“公将如棠观鱼者。”

⑧野彘(zhì)——野猪。彘，猪。

⑨目——看；视。

⑩兵——兵器；军械。贾谊《过秦论上》：“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。”

⑪亡——失去。《易林·艮之革》：“亡履失履。”姬——古时妇女的美称，也用为美女之称。另一义作“妾”解。

⑫宁——岂；难道。

⑬纵——即使。《诗·郑风·子矜》：“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。”

⑭奈宗庙太后何——宗庙及太后怎么办！宗庙，古代帝王为维护宗法，祭祀祖宗的处所。《易·震》：“可以守宗庙社稷。”太后，窦太后，文帝之妻，景帝之母。

译文：

郅都，河东郡杨县人。以宫廷宿卫的郎官身份侍奉孝文帝。孝景帝时升为中郎将，敢于直言谏诤，当面在朝廷上指摘大臣的过失。他曾经跟随孝景帝到上林苑射猎，有一次贾姬上厕所，有一只野猪突然窜进厕所。孝景帝目视郅都，示意去救，郅都动也不动。孝景帝打算自己拿兵器去救贾姬，郅都忙跪上前去说：“失掉一个美女，还可以再选一个，天下难道就少贾姬这样的人吗？陛下即使看轻自己，宗庙、太后怎么办呢？”皇帝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野猪也跑了。孝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听说这件事以后，赐给郅都金百斤。从那以后，郅都受到重视。

济南瞿氏^①，宗人三百余家^②，豪猾^③，二千石莫能制^④，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^⑤。至则族灭瞿氏首恶，余皆股栗^⑥。居岁余，郡中不拾遗。旁十余郡畏都如大府^⑦。

注释：

①瞿（xián闲）——姓。

②宗人——同族的人。

③豪猾——强横狡猾而不守法纪的人。

④二千石——汉时，内自九卿、郎将，外至郡守、尉，皆俸禄二千石。分为三等：一等中二千石，中是满的意思，每月得俸一百八十斛；二等真二千石，每月得俸一百五十斛；三等二千石，每月得俸一百二十斛。制——制止，控制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跳跃扬蹄，翘尾而走，人不能制。”

⑤拜——以一定礼节授与官职。太守——官名，俸禄二千石。秦本名郡守，汉景帝时始称太守。郡的最高行政长官。

⑥股栗——股战而栗。恐惧得两腿发抖。

⑦大府——上官之称。

译文：

济南有一眚氏大族，同族约三百余家，强横狡猾，不守法纪，郡的长官都无法制止，于是孝景帝就任命邳都为济南太守。邳都一到济南，立即将眚氏首恶分子满门抄斩，其余的都吓得发抖。邳都治理一年多，济南郡路不拾遗，周围十多个郡的太守都象害怕上级长官那样害怕邳都。

都为人勇①，有气力②，公廉③，不发私书④，问遗无所受⑤，请寄无所听⑥。常自称曰：“已倍亲而仕⑦，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⑧，终不顾妻子矣。”

注释：

①勇——勇敢，果敢而有勇气，不怕危险和困难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：“刚毅勇敢，不以伤人。”

②气力——气概和魄力。

③公廉——公正廉明；廉洁奉公。

④不发私书——不开拆私人来的书信。喻杜绝私人的嘱托。

⑤问遗（wèi味）——问候和赠送礼物。

⑥请寄——请求及依附。

⑦倍——通“背”。背弃。《墨子·非儒》：“倍本弃事而安息傲。”仕——做官。

⑧死节——为守节义而死。官下——做官的岗位上。

译文：

郅都为人果敢勇为，办事有魄力，廉洁奉公，不徇私情，不接受请客送礼，不应允私人的嘱托。他常常自勉说：

“既然离开亲人出来做官，就应当尽忠守节而死在官位上，哪里还顾得上妻子儿女呢。”

郅都迁为中尉①。丞相条侯至贵倨也②，而都揖丞相③。是时民朴④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致行法不避贵戚，列侯宗室见都，侧目而视⑤，号曰“苍鹰⑥”。

注释：

①迁——古时调动官职叫“迁”。一般指升职。中尉——官名。掌管国都地区刑狱和治安的长官。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执金吾。

②丞相条侯——指周亚夫。汉，沛人。周勃次子，封条侯。文帝时匈奴入侵，他屯军细柳，文帝劳军称他为“真将军”。景帝时平吴楚等七国之乱，官至丞相。条，在今河北省景县一带。至贵倨——极尊贵而傲慢。

③揖(yī衣)——拱手为礼。《公羊传·僖公二年》：“献公揖而进之。”

④朴——敦厚。

⑤侧目而视——不敢正视，形容畏惧。《国策·秦策一》：“妻侧目而视，倾耳而听。”

⑥苍鹰——喻酷吏。

译文：

郅都被调升为中尉，掌管京师的治安和刑狱。丞相条侯周亚夫位高傲慢，官员们见了都要跪拜，而郅都只是行作揖礼。当时民风朴实，谨慎守法，但是郅都却首先主张严酷刑罚，由于他执法不避权贵，所以诸侯和皇家宗室见了郅都都不敢正视，称之为“苍鹰”。

临江王徵诣中尉府对簿①，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